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正義曰勝式證反徐廣曰魏公子傳

曰趙惠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

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

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

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壁者繫散行汲

散亦作珊○索隱曰上壁音壁散音

先寒反亦作珊音同○正義曰壁跂也

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

笑之明日壁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

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賢士而賤妾也臣不

王廷陳曰喜賓客三字是一篇綱領後凡四節皆是喜賓客實跡

邵賢曰咲壁之必戮以成好士名此戰國之習也設有資君當此事也奈何賢君之後官不使見壁而咲也然意向之輕重在心



甚微而士之去就  
異焉可不慎哉

顧璘曰以一笑欲  
殺趙之美人此璧  
者亦非庸上者矣

茅坤曰平原君好  
賓可記者甚眾獨  
不斬美人一節此  
要領法

之象曰前後稍  
一字相照應見

幸有罷瘡之病

徐廣曰瘡音隆瘡病也。索隱曰

腰曲而背背  
瘡高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璧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

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

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

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

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璧者。以君

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璧

者。美人頭自造門進。璧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

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

客法就之有本

相傾以待士

徐廣曰待  
一作得

秦之圍邯鄲

正義曰趙惠  
文王十九年秦

昭王十  
五年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

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

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

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

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

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

遂備負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

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

茅坤曰太史公慕

寫好士于孟嘗則

曰最下坐者於平

原則曰無以滿二

十人

顧璘曰食客數千

人求二十人而不  
足及十九人又不  
能有為當時之士  
可知已四君徒相  
傾以取勝耳

唐順之曰一說客  
亦自善藏



楊慎曰叠用四先

生字與禮弓沐浴

佩玉句法同

洪邁曰此等重沓

熟復如駿馬下注

千丈坡其文勢正

如風行水上煥然

有文若減去字眼

不見得當時反覆

抵拒毛遂氣象

董份曰目笑者狀

其笑態未發而輕

之之意寓于目也

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

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

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

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

出。索隱曰：鄭玄云：穎，環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

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

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

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

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

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

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

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

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

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

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

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

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

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

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

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

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賤不同。天子用牛。及

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

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

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

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

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

陸深曰其英姿雄  
武于載而下尚可  
見

錄錄。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所謂因人

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

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呂為不

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

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毛先生以三寸

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

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

正

應前目笑

痛切



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 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

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

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

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

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

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

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

之時易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歿之士三千人李

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

王維楨曰李同之謀若此乃不在食客中然則平原所失獨七遂耶

此至字正應上皆未至字是針線處

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歿封其父

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臯有李城正義曰懷州

溫城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

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

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

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

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

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

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

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

邵室曰親戚不可計功乎無功而以親戚封上而有罪可議也有功不可計也雖親戚也而封以功上有大小猶罪有小大也罪有至於不可赦則功有至於不可不計以是權之斯得之矣



于馮亭以挑秦禍  
幾喪趙國之半馴  
致邯鄲之圍何功  
之足論哉然因人  
成事亦有桑榆之  
收不可忘也虞卿  
之請帝王懋賞之  
奉公孫龍之辭明  
哲讓功之誼皆君  
子之善言也

按考要云孔子  
玄孫穿與公孫  
龍論滅三耳龍  
其辦折穿弗應  
平原君問之穿  
曰謂三耳實難  
而實非也謂兩  
耳甚易而實是  
也不知君將從  
易而是者乎其  
亦徒難而非者  
乎平原君謂龍  
曰公無復與孔

子高辨事也其  
人理勝于辭公  
辭勝于理辭勝  
於理終必受誑

按此傳全襲國  
策而前後存置  
少異

按國策東甲作  
卷甲

茅坤曰虞卿可見  
者只合從趙齊以  
擯秦一事

人計功也

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

此甚不可且虞卿

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

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

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

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

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

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

衍過趙

索隱曰過音戈

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慕毋子之屬論白馬

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

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

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

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

善。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簦

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

有柄者謂之登。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

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譙周曰食邑於虞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

亾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

效。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

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末和曰媾。索隱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

受



按此段論不當  
媾秦

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賢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

唐順之曰。從權之  
談妙盡于此

以此段論鄭朱  
媾秦不成

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



應虎曰趙嘗親秦而召之故秦來攻

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

按此段因趙郝以辨媾秦之不可

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本有作又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



董份曰論衡之害  
如此明切而其主  
愚而不悟何也

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  
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  
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  
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  
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按私樓緩對曰。王  
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  
伯名。嚴康子從父昆弟。  
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  
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  
姆之類也。焉有  
子歿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

按此段因樓緩  
以辨構秦之不  
可

是人。不隨也。今歿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  
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  
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  
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  
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徐廣曰。脊音慎。樓緩聞之。往見  
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  
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鮑彪曰虞卿可謂見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于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魄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為之延慮却願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辨士策必中計必

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亾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

得而不失其正惟卿與陳軫有為資天哉

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亾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光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



重震曰秦攻長平  
虞卿勸趙附楚魏  
以和秦趙不聽故  
秦卒不和而趙大  
敗其後趙將割六  
城事秦虞卿使于  
齊以謀秦而秦反  
和趙及魏欲與趙  
約從則卿亟勸成  
之卿無言不先  
謀不忠大要歸于  
結和鄰國以自重  
而使秦反輕此至  
當之說也與一時  
宗西押關之十異  
矣奔趙相相而與  
故交魏齊俱困大  
梁以著虞氏春秋  
其必有决烈之見  
而豈其愚也哉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

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

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呂小國請其禍。而王以

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呂為從便。王

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

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

歿。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

乃與齊間行。以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

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

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

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楊慎曰言在濁世  
為佳公子清世則  
不矣。虞卿在言外  
虞卿非窮愁不能  
著書。自見韓子作  
柳子厚墓誌用此  
意。

吳鼎曰信間易將  
固自趙王而貪利  
啓寡實由平原君  
始謀之不臧也。

按非窮愁不能  
著書。太史公亦  
因以自見云。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

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

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

易將之外。各何怨平原受馮亭我。虞卿料事。揣摩情為趙畫策。何其工

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

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

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幾義

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躡受賞。料

事乃困魏齊。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

耳。至于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



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于趙趙豹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于勝一言此皆賢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然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歟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黃震曰按去纜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璧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亦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募歿士以須楚魏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于是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

餘萬邯鄲幾亡非歟而譙周乃稱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惑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按此傳不襲國策

茅坤曰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得意文

顧璘曰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系此獨曰公子者蓋尊之以國系也

公子為人一

而賢多客三字又此段之綱領

故傳賢字凡三見客字凡二十四見

王世貞曰三公之好士也以自張也

也。昭王夢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

云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

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

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

之不敢以其富賢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

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

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烏乎同

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

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

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曰為復博如于偽反

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

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

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

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

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贏

瘦之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

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

居順之曰叙侯生如頭珠

楊慎曰叙公子禮侯生及奪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章力

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

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

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

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疋未反倪音五第反。正義曰不正

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

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

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

文台



按張釋之傳載王生語亦此意

按前欲觀公子微察公子兩段形容皆為侯生因謂公子一段張本

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偏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

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

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

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

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

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

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

禮元所用

伏後朱亥云小

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

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

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詳見晉仲連傳人止晉鄙留軍壁

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

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

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

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

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

按平原讓魏公子之言以急人之困一語相折湯與魯仲連讓平原君語同



按魏其欲救灌將軍語意做此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歿。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歿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歿。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

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侯生乃屏人。間語曰。

索隱曰。間音閉。謂靜語也。

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

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

所殺。如姬資之三年。

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

為父復讎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

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

如姬之欲為公子歿。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

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



董份曰嘖嘖即項羽啞啞叱咤狀其勇氣也

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宿將。嘖音烏，百反。啞音莊，白反。索隱曰：嘖嘖謂多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嘖，大笑。啞，大呼。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

侯生存趙之計亦奇矣。顧以老不能從而請自勁以送公子，不亦過哉。

董份曰：國語叙越王伐吳，所以遺恤軍士者，亦此意。但彼用數十百言，此惟三句盡之，而道勁不遺，所以唯也。茅坤曰：太史詳處在信陵君所以得士略，處在秦軍所以卻。

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韉矢。呂忱曰：韉，盛弩矢。索隱曰：韉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囊而



楊慎曰客說公子其慮甚長者而公子能聽之至使趙王不忍言獻城此是公子美處

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

公子有自功之色而客說公子曰願客歸其人而史不以名氏善惜哉

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索隱曰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畱趙。趙王以鄣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鄣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畱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

曰徐按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按文選載班固  
兩都賦云鄉曲  
豪華游俠之雄  
節慕原嘗名垂  
春陵話本于此

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  
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  
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  
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  
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  
豪華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  
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  
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  
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王維楨曰使平原  
君素禮此二人則  
邯鄲之厄必有上  
計乃魏公子獨知  
之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  
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  
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  
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必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往見公子曰  
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  
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  
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  
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  
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



唐順之曰信陵君諫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董份曰各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註與本文正相反

司馬光曰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為疑無忌歟而魏臣負者之于國家何如哉

善泰曰贊語有感矣于諸公子中蓋

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感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

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逐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悲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纜廢，唯馮生從車。

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節慕學，貧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况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黃震曰：按無忌用侯生，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諫，趣駕歸魏，以却彊秦之圍。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國賓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為國家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論又非侯生、朱亥之詐力比也。安釐王受秦反間，廢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王世貞曰：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馘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嘯嗾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



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暇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旦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愚以為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

襄王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

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

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

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

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

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

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

按此傳前叙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于吳後叙春申君以奸謀盜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模寫情事春申君殆兩截人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

按此揣摹春申君憂國之意



按淮南子云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垂滂之班固諸侯王表云三垂後漢馮衍云四垂之民胆塗地其義並同  
余有丁曰國策作又王武王之身早此曰王誤也

歿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

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

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

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駑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

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

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

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此從生民已來

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

怠。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要。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

按鮑彪云。橋秦人守待也。

也。並內行。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

索隱曰。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

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

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徐廣曰。燕縣有桃

正。義曰。邢丘在懷州。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撓。王之

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

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

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卽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

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屬陳。留

黃。仁。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

董份曰。嬰城言守也。

也。董份曰。嬰城言守也。



重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伴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

茅坤曰雖為楚說秦亦是確論

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注齊秦之要絕

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

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

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

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

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

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

令濕此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

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

次縣南同遇水則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于水邊也隧道路也○正

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剄處在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

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

其患於後後即榆次于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猶領也

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

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

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曾從三公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曰示浦入破吳

董份曰沒利者為利所沒溺易患者易視後日之患不預防也

楊慎曰三江稱三浦亦奇借無拈出者



董份曰引二国以過信得敗正見韓魏不可信而又不明指信字故讀者未易詳耳  
按鮑彪云逸詩武足跡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

王於姑蘇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敗于隧也  
正義曰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并州城  
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忿毀楚之疆

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云趨趨兔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

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

索隱曰趨天歷反兔音讒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

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

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

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

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

歿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

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頤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暴

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

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

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亾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

故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

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

董份曰慨切激蕩詞旨悲惋不容所者不入也



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

西其地多山林者是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

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

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

與。鉅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兖州南並故宋地。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

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

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

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

報也。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

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

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

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

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

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

一作遲。索隱曰：遲音值，猶乃也。今音力。臣為

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

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

按此書議論千翻百轉，其要歸只在莫若善楚一句文字何等緊嚴



余有丁曰燕趙無  
齊楚二句謂四國  
不得相救也  
凌約言曰春申君  
知秦遣白起上書  
阻之迺不明言其  
事僅以善楚不善  
楚之利害聳動其  
聽而秦卒自止亦  
善用說矣

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  
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  
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裁  
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  
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約天  
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  
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  
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  
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  
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

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  
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  
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  
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  
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  
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  
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  
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  
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  
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以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效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謚。而子孟嘗是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

按為楚相四年  
即前十五歲內  
事

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

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

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圮毀也。

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為昌門。以自為都邑。春申君

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

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

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

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

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



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璆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自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節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

疆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鼃隘之塞而攻楚正義曰鼃隘音盲也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



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賢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一白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賢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卽江東之封乎。今

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賢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毋望謂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

朱英之言  
然未聞道也  
春申之納女前日  
爭耳。英不能以時  
匡之以大臣之義



而以殺國自任雖  
多言亦何救于亂  
哉

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於無常事母

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

吉凶忽為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

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

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

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

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

養歿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

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

于維禎曰李園奸  
謀竟以制春申之  
命可謂其人弱哉

董份曰傳後復結  
不章事見一時事  
偶相同歎之也文

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

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

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

言不用恐禍及身乃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

李園果先入伏歿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

君入棘門園歿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

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

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

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捍有毋弟

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猶猶有庶兄負勿及昌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

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之妙正在此處

黃震曰說秦昭王不伐楚而出身脫楚太子于秦可謂智能之士矣一策不謹而卒死李園之手與嫪毐同惜夫有朱英之謀而不能用何必珠履其客為也

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

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辨智權略，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士，烈王寡胤，李園獻

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患無子，而以已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揚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即吾所謂

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君

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殺于政春申，免于悍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

小人奇貪之戒哉？或曰：悍非歇之娠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說之時，峻斥之，則無此禍矣。既惑于

邪謀，而包藏禍心，移人家國，則亂賊而已。以亂召亂，理固宜然。故歇之旄，不在于失

朱英而在于惑園妹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終



卷之二十八 春申君列傳

七





